

山中聞見錄

目 录

一、建 州	(1)
二、列 传	(86)
三、西人志	(104)
四、东人志	(112)

一、建 州

大清太祖讳奴儿哈赤，兴于开原塞下，用兵最强，所向无敌。以后渐并海西、建州诸部，遂成帝业。初，宁远伯李成梁之诛阿台右卫指挥使王杲子也，王台左都督加龙虎将军所属建州部教场子塔失并从征阿台，死于兵。塔失有二子，长即太祖，次速儿哈赤，俱幼，李成梁抚之。太祖既长，身長八尺，智力过人，隶成梁标下。每战必先登，屡立功，成梁厚待之。太祖亦尽死力，成梁俾为都指挥，领祖父遗众。

太祖乃将弟速儿哈赤俱走之东方，有众千余，渐北侵张海、色失诸部，蚕食之。初，建州贡鼻色失，杀其弟札力，遗孤英革养于色失。长报先人之怨，于是弑色失及其妻子四人，仅遗一子咬郎，得逃遁阿郎泰寨。英革知之，往投太祖，合兵围阿郎泰。阿郎泰杀咬郎求解免。太祖竟焚其室庐，掠其人畜乃去。河北部张海亦有怨于太祖，尽携家室奔海西，投都督歹商。太祖以为歹商何为匿我仇讎乎，遂大掠海西，边吏檄谕，还所卤及献盗边者。太祖谓曩所卤人已杀死，不可复生，仅献牛二头，盗边实老鸦堡鼻纳答赞、小色失凡永住与佟绰乞偕来，今诚以佟绰乞属我得严约束，不复犯塞下。边吏知其诈也，不听。当是时，海西北关酋卜寨、那林李罗方连西人以见邓攻歹商急。太祖怨歹商，因合那、卜二酋图歹商。李成梁发兵围那酋寨，二酋请降，为平海西二关贡敕以和，诸酋令歹商逐张海还建州，以弭其衅。已而，太祖求婚于歹商，遂罢兵。太祖时于抚顺二关诸堡，送所掠人口，自结于中朝。居顷之，驻牧木札河，部鼻克五十等，掠柴河堡，射杀追骑指挥刘斧。朝廷宣谕建州，即斩克五十头及被卤人民以献。

万历十七年己丑，太祖因贡人马三非，述祖父与图王杲、阿台有徇国忠，今复身率三十二酋堡塞，铃束建州、毛怜等卫，验马起贡，请得升职，长东方。开原参政成逊、辽海参政栗在庭，合词上制府，称建州都指挥使某某领敕二十道。其祖父向导剿王杲并死事，今某某屡还汉人口，斩克五十有功，宜升都督，制东方。九月，总督侍郎张国彦以闻，报可。太祖自领祖父遗众，蚕食诸部以自强。今骤跻崇阶，与南关埒，藉中朝名号耀东方，势愈强。未几，倭陷朝鲜。征兵渡海，救属国。贡人马三非，称建州与朝鲜错壤，其主忠义，控弦数万可徵征倭，不听。会歹商为那、卜二酋所杀，南关猛骨李罗势益孤。建州日与北关二酋构讎论中朝，称妻安明姐为那酋所抢，请发兵剿捕，概报罢。然太祖竟攻杀卜寨。

万历二十三年乙未，上以太祖保塞功，加龙虎将军，秩视王台，潜谋吞海西矣。

万历二十四年丙申，附贡者奏，盛称，太祖总五十三酋，捍边劳苦，乞折赏加赐蟒缎及银五百两，如董狐狸。下兵部议。

万历二十七年己亥五月，那林李罗窥南关势孤，急攻猛骨李罗。猛酋不支，以子女质建州借兵，那林李罗恐，则布飞语，谓猛酋且执建州所部，以激怒太祖，既心利兼并，怒执猛骨李罗，羁寨中卤其资。

万历二十八年庚子四月，太祖恶猛酋，射杀之。取其妾松代速代。边吏诘之，愿以其女结婚猛骨李罗长子吾儿忽答。明年三月，授室送归寨。先归其次子革把库，还其敕书及所部百二十家。

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七月，太祖于抚顺关外刑白马，誓抚吾儿忽答保塞。八月，及其女送归。那林李罗亦归原掳敕书六十道与太祖，请并补双贡如故事。会礼部以海、建两贡绎骚，议照朵颜三卫量裁员数，定期减车辆。太祖弟速儿哈赤亦讎边吏驿递刁勒，所赏袄袋滥恶，愿得折价。居久之，太祖仍羁吾儿忽答建州寨，阳以抚养为名，奏为那酋抢杀来奔。那林李罗亦讎建州系王杲遗孽，计杀猛酋，又掳其子，乞谕还忽答，守靖安关。廷议无所可否。自是王台子孙

不绝者如线，南关墟莽关。

北关那林李罗、白羊骨乃约婚西人宰赛以自托。太祖与海西忽刺温约婚，旁啗黑龙江上诸部，侵朝鲜，陷潼关堡，朝鲜来告急。建州新并南关，势张甚，益结西人，吞并灰扒诸部。宽奠新疆居民六万余，往逼建州寨种参、卖貂，与彝狎。辽东大帅数更，兵不习战，非宁远之旧。李成梁再起出镇，敌势方张，六堡戍士惧其逼，皆悼往。成梁已老，不复振。

万历三十三年乙巳，李成梁令原任参将韩宗功徙还故土，弃新疆为瓯脱。复因太祖兄弟先后请赏，摊派暖阳、清河沿边田土以给赏。总督侍郎蹇达、巡抚都御史赵楫、辽海布政使张暖鸿及成梁等以招回华人叙功，并赐太祖金。

万历三十四年丙午，太祖强予清河沿关人参，勒参价。已，复争入贡车价，语甚张。边吏仓皇请益兵，朝鲜亦报建州席卷江上，并吞及海彝，卜占台吉为所，败。且假道劫回波部落。兵科给事中宋一韩乃以弃地啖敌劾李成梁、赵楫等。

万历三十六年戊申，海、建修贡。礼部议吾儿忽答羁建州，建州假敕冒赏，宜折其谋。寻太祖日治兵，声掠北关。

万历三十七年己酉五月，太祖遣其子莽骨大以万骑，修南关旧寨。已，又勒七千骑围猎入靖安堡。闻金台失有备去。已，又勒五千骑驻抚顺关，胁索蟒缎、牛、酒。已，又勾西人宰赛、暖兔等窥开原、辽阳。边吏日夜告急。御史熊廷弼按部辽阳。屡上章策，建州必反。请增募兵万人，及改三协充寺马，厉铠甲，急抚北关，收宰、暖以携其交。

时那林李罗殁，弟金台失新立，太祖益耽耽吞噬。闻中国日治兵，太祖请遵谕减车价入贡，还张其哈刺佃子，即成梁所弃地也。巡按辽东御史熊廷弼疏奏：“佃子地止一山沟，不可堡而守，旧鸦鹑关与横江地未归，故以一峡了弃地之局，建州贪我市赏，本急于贡，我急之，彼益骄，辄坏竖碑，全勒车价，邀我年来，壮我军实。缓视贡而彼益急，此驭敌大机。为今计，宜合北关縻西人，因招致江上及南关

灰扒诸彝来奔者，宠以名衔，置近地号召遗众，翦其羽翼，我又简戎搜伍，严为备敌，且在我握中矣。”科议请释建州为外惧，姑置弃地，先许贡以牧宁东方。诏下兵部议。

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六月，部议如科臣言，覆奏神祖，乃许其入贡。已，太祖忌其弟速儿哈赤兵强，计杀之。复耀兵侵兀喇诸酋，并图其婿。江彝卜占台吉急，因率部落千余走北关，金、白二酋匿之。遂藉口索通婿，与金台失、白羊骨相讎杀。边吏请密谕北关行间，间建州所并灰扒、兀喇诸彝，合从以八攻一，倚中国为外援，乃可以逞。然竟不从，事遂已。

万历四十一年癸丑三月，太祖益垦南关旷土，纠西人宰赛、暖兔、卜儿亥、瓜儿兔二十四营，驰清河。辽东告急，檄征薊兵五千赴援，并禁余及貂、参、珠宝。太祖闻我师既集，巽词谢边吏，谓抚安等区^①耕牧日久，请罢新垦地以如约^②。巡抚张涛信之，奏曰：“北关以老女通婿开衅于敌，宰赛以金酋杀其外母，藉口相攻，北关乃怨敌之贿结西人，我之潜盟金、白，私给火器，徒示张皇。建州遣使于骨里吁往^③耕牧，新添者尽撤，请以第七子巴卜海入抚顺关为质，或居广宁，或留京师，示无觊中朝。译巴卜海，建主妾真奇生，巴卜太弟也。谨听朝议进止，其北关匿婿卜占台吉敕发完聚，当永纾辽患。”涛遣通官藉大成宣谕，建州随奉质子入关。涛方疏奏侈东方入质，为旷古盛事，太祖度我弛备，即严兵围烧金、白十九寨。总督薛三才、御史张五典连疏请救北关。我援师不时发，三才乃疏争，往辽失策，弃南关不救，苟北关再入建州，东方忧滋大。先是，因辽左孤危，发帑金三十万，募兵于开原、辽阳各五千骑。因缺饷汰额，三才请先募各二千，令原任总兵麻承恩、参将曹文焕分统。合四千为一营，屯开原诸堡，备缓急。顷之，御史翟凤珪新按辽，疏称：“建州意不在婿与女，特假此罪北关，似不必逢敌不注意之两事，强北关以必从。前遣通官^④入建州，建州长漫语，以所部狐裘充赏，轻我已甚。长子洪把兔儿一语罢兵，随夺其兵囚之狱。度北关势必不支，今日宜亟救，以完开原。请令麻承恩以兵二千七百驻沈阳，别遣他

将以千人驻清河、抚顺，直逼敌巢，以壮声援。”制曰：“可”。太祖闻中朝兵渐集，乃始撤兵。十二月，以五百骑诣抚顺关，诉负婚，明无别意。巡抚张涛信之，疏称：“金、白自召兵，遽挑开原，先发敌忿，兵自此始。建州意在老女通婚，与北关仇构未已。北关图剿敌以收利江彝，开原祖北关趋利，边将妄报，未足信也。”北关初为西人所掠，刍粮既尽，苦荐饥，部落归东者众。东方以甘言抚诱之，给以牛、种，金台失从兄亦往投焉。边吏以火器助守北关，给以锅六百、谷千石，始有固志。

万历四十二年甲寅^①，清太祖益勾西人，合兵庄南图北关。暖兔乘机挟老女，北关愿与暖兔子结婚。辽抚谕，姑留老女系两酋心。发薊西春防兵二千，屯开原、抚顺。令别将统兵千人，屯镇北堡，分防二寨。太祖狙深多智，阴阳翕忽，每发兵以围猎为名，不知所向。禁所部卖蜂蜜，备糗粮积至五、六年。张涛终谓风闻多妄，疏奏曰：“北关开原本觊东人参、貂、东珠之利，诱匿卜酋成骑虎势。建州富殖，辽人久为所有。我师未出，彼防已预，此未可以虚声喝。我奈何以极疲之兵，极匮之饷，为北关守老女通婚。且北酋为我守二十余里之边，东敌为我守九百余里之边，东敌心失，又增辽阳九百余里之边患，是谓亡策。”已，御史董定策谓，涛误听通官藉大成之说，以质子为敌所轻，聊以解嘲，其如边计何。廷议多右声教者，张涛罢去。三月，建州复垦前罢耕地。开原参议薛国用力主驱逐。会巡抚郭光复新莅任薊门，援兵踵至，发太仆寺金以济饷。敌侦知兵饷俱集，稍稍惧。巡抚光复廉知指挥佟养性通敌，贷其罪，令潜往建州说敌。复遣备御萧伯芝申以文告，五月，随统标兵赴辽阳大阅示虚声。太祖始遵谕，退地定界。始猛骨李罗遗南关边外四堡，曰三岔、抚安、柴河、靖安，及建州争界，执三岔、抚安为旧种，止退柴河、靖安，予秋获。参议薛国用备核南关界土。王台存日，自威远至三岔河，猛酋时三岔入于建州，以抚安堡为界。猛酋死并归建州，敌结已属含糊。两关地尽^②沃饶，而建州高下不等，苦旱涝薄收，顷生齿日繁，计必垦南关自给。我之制敌正在此，敌虽强而粮不继，势不得不取给清、抚之余。我以清、抚制敌之命，而开原亦可安枕。今日疆界请无枝梧结局。因与铁岭游击梁汝贵等按地，将前四堡及白家冲、松子二

堡，共立碑六。二堡临边，皆高山未垦故也。光复谓：“白家冲非原题，抚安非奉旨驱逐地，且私立碑，无以服敌。”行道将撤碑。国用抗议：“抚安要害，咫尺铁岭，断不宜失。”会御史翟凤冲巡清河，语敌使照界镌碑，姑给柴河，秋获，遂将六堡俱退，大书番字碑阴，自明年永不越种。七月，部鼻盗暖阳马，建州即戮之碑下，示恭谨，是岁贡者减至十六人，盖其机变阴鸷也若此。光复奏请：“将抚顺备御改游击，与清河游击分统兵各千^①人。建州一攻，北关即移会辽阳出捣。镇北堡去北关六十里，以清河游击移镇之。撤回废将罗拱极，以马时楠专驻本堡，练习火器。”诏下兵部议，从之。

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五月，白羊骨竟以老女许婚暖兔子蟒骨儿大，且挟建州六人，开原谕止不听。七月，遂成婚。太祖发兵三千屯南关，巡抚郭光复谓：“曲在北关，我不能禁北关之嫁老女，又安能禁建州之攻北关。北关自恃力可抗衡，而又系暖兔，吾且听三方穴中一斗，按甲以收刺虎之功。”因令中协李继功以一军驻清、抚，东协杨德泽援辽，麻承恩、总兵王柄以大营驻沈阳调度。太祖亦讫无动，乃罢兵。

万历四十四年丙辰，太祖自称建州国汗，建元天命。六月，清河守将私出松山采木，为建州部落杀掠。御史王雅量参游击冯有功戴罪需后效。太祖自吞南关，尽并乌龙江上诸部，独擅人参、松子、海珠、貂皮之利，日益富强，威制群雄。李成梁再起帅辽，亦不能制。割宽奠六堡畀之，仅饵之不反^②。成梁死，数易将，多西人，不能得要领。太祖受赏于抚顺关，辽人士习狎气凌之，宴饗殊草率，且负参、貂之直亡算，敌已生心。人参产东北，开原、清河有两市。敌贿边吏，改北关从间道，开原路梗，尽并入清河。北关生计贫落，开原牙脍与北关日为蜚语构建州。建州复以北关老女盟亲，改婚暖兔子，讼之开原，开原右北关不为理。建州恨刺骨，辽将吏皆言建州必反，又不设备。太祖阴部勒兵，阳贾市如故。稍愆期争不给车价，未即举兵。

李氏世世将辽，辽东诸部惟知畏李氏。自成梁死，如柏久废，如桢虽提督西司房，然自兵柄久谢，门庭落落不如宁远时。如桢兄弟居约久思再起帅辽东，朝臣多右李氏。西将镇辽者十不一全，张承允西将之贤者也，当廷推帅辽，力辞不赴，廷议卒遣之。李氏兄弟阴谋曰：“但勾敌一动于抚顺，张将军必无幸，我兄弟且再建旗鼓，敌固我故部，易定也。”

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，太祖阳令所部赴抚顺市，潜以劲兵踵之。甲辰十五昧爽，突执游击李永芳，城陷，守将王命印死之，永芳遂降。太祖以女妻永芳。因以汉字传檄清河，胁并北关。巡抚李维翰趣总兵张承允移师应援，承允谓：“敌锋方锐，未可以战。维翰督战急，承允以三千骑趋抚顺。庚戌二十一，建兵阳退以诱我师，我师前趋利。建兵以万骑绕其后，承允与副总兵颇廷相、游击梁汝贵皆战死，一军皆没。宰、暖各营方集辽河西岸，虎墩传调恫喝，炒花亦屯镇靖边外，东西颺动。会正阳门外河水三里余，赤如溃血，京师震恐。廷议鼎沸，谓李氏世帅辽，非如柏、如桢不能弭辽祸。上特起如柏总镇辽东，征废将杜松屯山海关，召刘挺、柴国柱等赴京。起杨镐为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，命蓟辽总督汪可受先出关调度，顺天巡抚移镇山海，保定巡抚移镇易州，以便控御。辽报不至三昼夜，西人复窥沈、懿，开原告急。廷臣请发内帑金百万救辽，上谕：“内帑无措，止予十万佐军兴。”

建兵退舍三十里，复勾西人二万骑至沈阳。总督汪可受奏：“东西二敌，更番疲我，我征调未集，请练土著人自为守，辽产诸生暂停试，各倡义旅，有功得破格赐科名。急通登、莱海运济饷。”寻以敌警罢，蓟、保抚臣移镇。

兵部引征播征倭例，用兵十万，需饷三百万而帑金竟不时发。

闰四月，建州归我被虏汉人张儒绅等，赍国书请和，自称建国汗。备述恼恨七宗，大略以护北关、嫁老女及三岔、柴河退垦为辞。儒绅等为东厂人员，因借以达上听。

会广宁民妇生一猴，二角四齿。开原殷家庄杆头火发。御史李

征议请逮治辽抚李维翰。

五月甲子朔，有黑日掩日，日无光，占为强敌侵陵。

丙午十九，建兵攻克抚安、三岔、白家冲三堡，经略杨镐兼程疾驰。戊申廿一，抵山海关，闻三堡陷，飞章请就近调发。神祖知镐已至军中，乃罢维翰。命镐兼摄巡抚，增设标营游击。兵部请发饷金二十万，调兵各镇，山西、宣、大三镇各四万金，征兵共万人，延宁、甘固各二万金，合兵六千。上谕总兵杜松、刘挺等星驰出关，调蓟镇台兵，给太仆寺金六万，市战马。以御史陈王庭杨一桂巡按辽东，革李维翰职为民。太祖结婚朝鲜，督匠造船乌龙江。与八子并登山密谋，兵至如风雨。与宰暖合众近十万，北关惴惴不免。命借大工马价银各五十万两，济辽饷。西人乃蛮、炒花等进犯长勇堡。

七月，赐死事总兵张承允谥，加祭二坛，立祠名旌忠。建兵勾宰赛入鸦鹘关，犯清河。

己酉廿二晨，围堡。参将邹储贤拒守，援辽游击张旆请战，不从。故蒙板穴城，自寅及日昃，堕东北角，因积尸上城，旆战死。李永芳遥呼邹储贤胁降之，储贤大骂赴敌死，城中兵六千四百余歼焉。杀掠万计，三岔至孤山并焚毁，参将贺世贤邀击之于暖阳边外，斩首百五十四级，暖阳、宽奠望风溃。经略单骑驰河东，斩阵逃千总陈大道、高炫等以徇。众乃定议，徙宽奠子女于辽阳。会朝鲜遣议政府右参赞姜宏立等统万人从征，议乃止。乞硝黄，许之。

赐经略尚方剑一，以李光荣为总兵移守广宁。

八月，以太常寺少卿周永春为都察院右金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设援辽饷司。

九月，逮援辽总兵麻承恩，以观望失援清河也。建兵复从抚顺入。

戊子初三，李如柏驰沈阳，遇乃蛮数千骑，拒却之，斩首七十六。乃蛮寻受款，部下渐离散。

庚戌廿五，建兵复从抚顺入会安堡，杀掠千余。彗星见东方，若蚩尤旗，有白气长竟天，星隕地震，报相踵。御史陈王庭按开原，遣

指挥王世忠说北关。世忠王台后，金酋妇世忠姑也。建人既连陷内地，北关观望图纾祸。世忠说以虎墩免愁辈，旦夕剿敌蒙重赏，千金可立致也。

十一月，金台失男得儿革台州，攻克建州一寨。

十二月，遣使告捷，特赐白金二千两、彩缎二十表里。是月，海州见白虹贯日，如日并出者三，白气直罩城上。

万历四十七年己未正月，上以我师征调云集，经略奏报久稽，恐师老财匮。谕兵部驰议方略，颁赏格。大学士方从哲、兵部尚书黄嘉善、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移书趣师期。经略镐乃决策进兵出塞，与总督汪可受、巡抚周永春、巡按陈王庭等议，以二月十一日誓师，二十一日出塞。

李氏之再起帅辽也，以敌其所封植，可狎而继之。敌既屡覆我师，李氏心畏敌之强，度我兵不足以当之，犹欲以旧恩蒙之，幸就款，可因以为市。迨征兵四集，宿将并萃于辽，李氏皆易视之。惟杜松为西陲勇将，刘挺功冠于西南，李氏害其能，二将亦落落不相下。经略既比于李氏，欲相倚为功。挺即家赴召，止携家丁七百，既行，川兵旧隶牙下者络绎奔赴，又数百人。至都，挺奏请谕蜀父老集旧兵，所携佛郎机各火器、神箭、药矢诸械皆舟运未至，必兵集始可出关。兵部严檄即行。杜松闻镐将出师，谓兵饷未充，士卒未集，不可以战。镐不听，松密遣人入关，遍告当道，请缓师期。如柏忌之。遮其使于关外，重扶之。

二月乙丑十一，经略杨镐誓师于辽阳，分兵为四，各将二万五千人。总兵马林将游击麻岩、丁碧等出靖安堡趋开铁，金事潘宗颜监之，攻其北；杜松将都司刘遇节等出抚顺趋沈阳，攻其西；李如柏将参将贺世贤、李怀忠等出鸦鹘关趋清河，攻其南；刘挺率都司祖天定、乔一琦等出晾马甸趋宽奠，攻其东。沈阳当敌冲，镐徙如柏于清河以松众当之。令总兵王宣将保定兵，故总兵赵梦麟将苍头家兵并隶松，以都司窦永澄督北关金台失之众，为林前锋。丽兵万三千，都元帅姜宏立、金景端分将之，以镇江游击乔景琦监其军，为刘挺

后援。更令总兵官秉忠驻辽阳，总兵李光荣驻广宁。誓师已，斩抚顺阵逃总兵白云龙以徇。

乙亥廿一，出师大殄将士。如柏举酒揖杜松曰：“我以首功让汝。”松直饮不辞。

上特简山东巡抚李长庚以户部右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出督辽饷，驻天津。长庚奏行造淮船、通津路、议牛车、酌海道、截帮运、疏钱法、设按臣、开事例、严防守九事。时议岁运米一百八十万石，豆九十万石，草二千一百六十万束，银三百二十四万两。长庚以度支告匱，请留金花行改折借税课，言臣考会计录，每岁本色、折色，通计一千四百六十一万有奇。入内府者六百余万，入太仓者自本色外，折色四百余万。内府之六百万，自金花籽粒之外，皆丝、绵、布、绢、蜡、茶、颜料诸类，此等积之岁久，悉皆朽坏。若改折一年，无损于上，有益于下，在一转移间。他若陕西之羊绒，江浙之织造，亦当捐停一年，济军国之急。奏入，上不悦。言：“金花籽粒，本祖宗旧制，内供正额及军官月俸所费不貲，安得奏留，所进悉如旧。其以今年天津、通州、江西、四川、广西上供税银尽充军费。”

户科给事中官应荐上言：“陛下俯允饷臣之请，税银已借一年，独金花银则称为祖制。臣请即以祖制言之。考会典于内库则云：金花银国初解南京，供武臣俸禄，诸边有急亦取给其中。正统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内库，嗣后除武官月俸外，皆为御用。是金花银，国初常以济边，而正统后方供御用也。会典于太仓库则云：嘉靖二十二年题准，诸处京运钱粮不拘金花籽粒应解内府者，悉解贮太仓库备诸边应用，是世宗朝金花全充兵饷，不知陛下初年何故而敛之于内也。今不考各边取给应用之例，而反云正供旧额何相左若此。至武官月俸一岁不过十余万，乃云所费不貲，年深日久顾末都忘，非陛下之有意故留，乃有所不知尔。以臣言之，无论今年当借，此后年年借用可也。无论未来者当济边，即见在内帑者尽还太仓可也。若夫物料改折，隆庆元年曾行之，以解部济边。六年又行于南京监局亦以济边，此则祖宗之旧制，陛下独不闻耶。”不报。

壬申十八，火星逆行。

甲戌二十，京师风霾昼晦，黄尘四塞。有顷，赤光射人如血，西长安门楼为风所拆，占为强敌来侵。帝传谕，慰厉东征将士，兼饬防备。

时，师期先泄，奸谋满辽阳。闻松将前锋，乃暗布奸人为松向导，厚集兵力，设伏以待松。如柏遼巡未发。

壬午廿八，松与王宣、赵梦麟发沈阳。

癸未廿九，次抚顺，越五岭关，向夜宵征。三更至浑河，敌拥河上流。松直前涉浅，弃车营趋利，半渡敌决上流，断我后军。车营、火器为伏奸所焚。松骁果奋击，敌且战且走，诱松深入，伏兵齐起，松血战突围，自午至暮，力竭被杀。王宣、赵梦麟战死，一军皆没。马林别从三岔出塞，三月乙酉初二方抵二道关。松兵已覆，敌乘胜攻林，林仓卒遇敌，阵大乱。游击麻岩、副将黄钺、金事潘宗颜、都司窦永澄死之。林收残卒万余，走入塞。刘挺自牛毛寨转战皆捷，进攻马家寨、董古寨，杀敌第二子把兔及其婿火瑚狸，斩首三百余，连克十五寨，逼敌巢一百二十里。敌设伏诱之，阻山为阵，守备马进忠单骑陷阵入，敌披靡莫敢当，退屯山箐。我兵亦困，坚壁相持，建州已破杜松兵，以降卒张抚顺军旗，诈言杜将军战胜合兵。挺不及扈甲开营，敌骑四面驰入，遂合围。挺挥兵突战力尽，中流矢伤刃创重死。义儿刘招孙负挺尸，挥刀突击，杀数十人亦被杀。都司祖天定、守备马进忠皆战死。朝鲜兵亦没，姜宏立、金景端皆被执。丽将金玉河依柳树坐胡床，大弓迭射，皆应弦毙，敌众从其后潜刺之，犹发矢不绝，毙乃投弓。都司乔一琦力战不支，缢于林间，众救之投崖死。惟清河一路不进，以经略令撤兵故独全。是役也，将吏死者三百余，丧师四万五千八百，马驼骡三万，为数百年未有之失衄。挺出师之日，五星斗于东方。松垂发，牙旗折为二。大清堡军库灾，火器尽毁。白气竟天三匝。师期既露，敌备已周。群帅不和，深入无继，识者知为败徵云。刘、杜为近代名将，一战尽覆，举朝震动。北关以二千众赴三岔北，则王师已陷，窦永澄败没矣。杨镐飞章劾刘

廷、杜松等故违节制。巡按御史陈王庭乃抗疏，劾鎬丧师。

御史杨鹤言：“辽事之坏不料。彼已丧师辱国，罪在经略不谙进止机宜。马上催战，罪在辅臣。调度无方，罪在兵部。请正其罪。”不报。

上令总督汪可受移驻山海关，以虎墩乘机挟赏，申飭蓟昌防御。召陕西总督杨应聘、甘肃巡抚祁光宗为兵部左、右侍郎。起前御史刘国缙为职方司主事充赞画。以御史熊廷弼为大理寺丞驰渡辽，宣慰军民。

兵部尚书黄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华门，请发内帑，特允发四十万两募战士。

廷议李如柏衰懦，不堪登坛，是役逗留独全，疑有诈。巡抚周永春请以李如桢代将，命廷臣集议。给事中李奇珍力言：“李氏跋扈，如桢以弟代兄，出土人推戴，恐为唐藩镇之渐。”上竟遣如桢，命如柏解任听勘。经略鎬戴罪视事。趣宣镇总兵刘孔允就近出关应援。

时，宰、暖诸酋坐甘敌贿，暖免方沿河驻牧，建州诈令所部降金台失，称损众万余。李永芳遣奸人探三岔，砍联船，阴谋金酋寨。顷之，建人以零骑窥沈阳、清河等堡。金台失以建州王子贵英把免阵歿来告。初，我师之出，朝鲜国王请亲提兵三万合剿，已，竟令他将引万众从刘廷先驱，遇伏尽殪。北关以丙戌初三赴三岔，则三帅已陷。御史陈王庭请奖恤朝鲜。谕以一旅屯沿江塞。建兵攻宽奠、镇江路。并敕北关，连屯开原，敌犯开、铁，即袭老寨，无为所给。

大学士方从哲疏请籍辽民为兵，并捐俸济饷。

上遣使祭阵亡将士。御史杨鹤请恤故帅刘廷家属，及塑死事诸臣庙食京师，以倡忠义。

四月壬戌初九，建兵纵掠铁岭、柴河、抚安等堡。

戊辰十五，宣武门外响闸至东御河水昼赤，正阳门外尤甚。协理戎政尚书薛三才、总督忻城伯赵世新相继歿。人人自危。

虎墩兔愁拥众数万临广宁，宣镇营兵哗不赴调。诏逮总兵刘孔

允。赐敕褒谕朝鲜，并令经略宣谕北关。

河东谍称敌众万人于抚顺关外筑城修寨，添增清河路栅濠。

五月辛亥廿九，深入抚安，更以偏师躡铁岭抚安堡。

新帅李如桢既至军，妄自尊重，与总督、经略争礼，抗不赴谒。

朝鲜牒报，建州移书称后金国汗，改元天命，斥中国为南朝。

李如桢屯沈阳，马林屯开原，巡抚周永春令推官郑之范署开原道。乾没兵饷，军心不附。永春撤开原兵分防诸堡，之范复散遣防兵村屯牧马。建兵侦城守空虚。

六月丙寅十五，将数万骑夜入靖安堡，乘虚薄开原。马林方勒兵巡边，还兵赴城，敌众袭之，林败死。长驱攻开原，之范弃城走。建兵屠开原，杀数万人，公私廨舍俱烬。建人奸淫纵酒，沈醉终日。如桢屯中固城，观望不敢进。建人捆^①载徐引去。西人适市庆云堡，亦结聚亮子河。

庚午十九，以三万众围镇西堡，沈阳、铁岭望风奔溃。

上超擢熊廷弼为右金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经略辽东。兵部奏遣司属，招兵陕、浙、河南、山东。廷弼奏请决策恢复开原。赐廷弼尚方剑，命刻期进讨。起泰宁侯陈良弼总督京营。从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缙协理戎政。廷弼单骑就道。司业张鼐疏请京营选锋三千，壮其行，不报。

命御史张铨巡按辽东。

廷臣言：“开原被攻，北关先期密报，及寇至，以二千人赴援，而开原已失，宜赐敕抚慰。且北关新缔婚虎酋，可藉联属。建州奸细在两河甚夥，可即用为间。”

户部以兵饷无措，请令府州县有司捐助。

七月，炒花攻陷十方寺堡。建兵窥铁岭。

左赞善徐光启，愿使朝鲜谕应援，不许。

命以省税暂充辽饷。遣给事中姚宗文核援辽兵马。其后杀熊廷弼亡辽东本此。

杨镐驻沈阳，令游击王文鼎守铁岭，李如桢以兵五千三百屯沈

阳，副总兵贺世贤以兵五千七百屯虎皮驿。铁岭距驿百八十里，距沈阳百二十里，恃二帅为声援。

乙巳廿四，建兵潜师五更入三岔堡，懿路备御左辅羽檄报如桢。

丙午廿五昧爽，建兵至铁岭，急攻城，逾时陷。文鼎弃城走。遂屠铁岭，杀官民二万人，焚卫所廨舍、军资仓库，掳车马骡畜数万计。如桢循汛河而北，晡时次新兴铺，距城十五里顿兵不进。日暮，世贤来会师，留共壁。文鼎奔辽阳。经略熊廷弼闻警疾驰，以兵八百抵广宁。羽书旁午。西人亦入镇西堡。东西势并急。

己酉廿八，我师御之于熊官儿屯，却之，以捷闻。是日建兵尽卤铁岭人畜，拔寨去。西人宰赛争所卤人畜，斗于柴河沿石嘴头。建人怒杀西人数百人，执宰赛以去。如桢侦知，蹑其后，割西人尸一百六十五，伪报首功。

八月壬子初二，廷弼至沈阳，代杨镐受事。翌日，入辽阳斩降逃都司刘遇节，及失陷铁岭游击王文鼎。文鼎燕赵名豪也，亲知多朝贵，受事半日而铁岭陷。廷弼缚之坐羶下，监司、诸将长跪请命，无所听，竟论斩，诸军股栗。因为坛，祭刘廷、杜松诸将，躬酌抚、清、开、铁死事将吏，慰劳军民，谕以诸城必复意，人心始定。

上度廷弼已至军。癸亥十三，遣官旗逮杨镐入都。

御史陈王庭疏纠总兵李如桢袭西人残级为首功。经略廷弼亦劾如桢：敌初陷开原淫酗捆载不能遮击，继陷铁岭与西人争杀，不能乘其敝，伪报西人三万合营，致辽、沈惊溃。请急调李怀信代如桢。建兵谋直捣辽阳，防内变，尽杀朝鲜降卒，北关潜以告。

辛未廿一，建州以轻兵阳缀^①我师，合数万骑直走金台失寨。鸡鸣围之，迄午而陷。随攻白羊骨寨，应时火发，北关尽没。

九月，刑科给事中魏应嘉参李如桢逗留失陷，杨镐已囚，柏、桢若在事外，此而不诛是谓无法。戊子初九，兵部尚书黄嘉善以闻，上命逮如柏、如桢。如柏自缢死。

上闻北关陷，命李怀信刻期赴辽代如桢。如桢旋就狱。

廷弼获奸谍贾朝辅，故抚顺诸生也，诛之。

建人既擒宰赛，威制暖兔，炒花数十营慑服不敢动。取北关如拉朽，谋辽、沈益急。

帝超^①拜徐光启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，专练京兵。

总督汪可受谢病归。

建人挟宰赛以连暖兔诸营。巡抚周永春遣通官说炒花、虎墩，啖以利，遣使吊恤朝鲜将士，奏请发内帑二百万，以济师。

兵部请释罪将郭有光、刘孔允、麻承恩，令纳马赎罪往援辽。许之。

诸边将多扣空月饷以自肥，辽东为甚。廷弼按其尤者，斩游击陈伦徇军中。

廷弼奏：“辽、沈势难两全，沈空城难守，不如还守辽阳，厚集兵力徐图恢复。”旨谕：“廷弼酌缓急，为进退。”廷弼因决策守辽阳，辽阳城匝四十里多崩陲。廷弼浚濠筑垣，凿两河引水环城，建闸駉之。密布火器、火车环城上下，辽人始有固志。

巡抚周永春请增兵镇江，守朝鲜贡道佐声援，不报。

十月辛亥初二，雷震广宁。

谍称建州遣奸细，诡女装谋焚海州粮草，绝我运饷。

辽地大雪，多冻饥。

廷弼檄总兵柴国柱屯虎皮驿，诸路扼其冲，以粮尽退屯辽阳就食。是役也，调兵十八万，增饷三百二十四万，陆运车三万七千辆，用牛七万四千头，费不赀。

十一月，建州拥众入龙潭口，往开、铁驮运客粟。

庚子廿一巳刻，日生晕，两耳背气二道，芒色甚异。钦天监失占。

建人筑城抚顺边外，令黄把兔等谋入犯。朝鲜亦报建州增守牛毛寨、万遮岭，广造攻具，结蒙古炒花、虎墩诸酋，东西分犯。已，又声犯宽奠，镇江告急。

万历四十八年庚申正月，辽阳新兵空伍俱逃。